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十四回 月香偶染風寒疾 莫愛亂逞虎狼威

話說陸書終日在進玉樓迷戀，不覺又是一月有餘。這一日早間，陸書出去，在教場方來茶社吃過茶，又同賈銘們在飯館內吃了午飯。散後到了進玉樓，進了月香房裡。看見月香和衣睡在牀上，尚未梳洗，見陸書進房，並未起身招呼。陸書不覺詫異，遂問道：「你為何到此刻還不梳頭洗臉？」月香道：「我今日有些頭眩月脹，身體發寒，早間吃了幾個點心，登時就吐的了，此刻還是作噁心要吐。四肢無力，中飯也沒有吃著，何能梳頭洗臉呢？」陸書摸他頭顱、身上，並不覺得很熱，趕著叫人去請醫生。一刻工夫，請了一位先生來了，姓任名叫萬林。上了樓，到了房裡，陸書與他招呼，邀請入坐。老媽獻過茶，談了兩句浮話，又用耳枕墊著，代月香診過脈。任萬林道：「寒暑夾滯，要餓一兩日，將表邪解了才好。纏綿下去，恐生別事。」有人取過筆硯同紙，放在桌上。任萬林提起筆來開了藥方。陸書開發了藥金跟封轎錢，醫生辭別去了。陸書看那藥方，上寫著：

某日初診，寒暑夾滯，嘔惡作吐。速以祛邪解表，延防生變。
柴胡，錢五分；青皮，錢二分；桔梗，錢五分；藿香，三錢。
荊芥，錢五分；枳殼，錢五分；香茹，錢五分；防風，錢五分。
焦查，三錢；引灶心土，五錢代水；生薑一片。

陸書看畢，趕著叫人配了藥來，配了藥引，望著底下人煽著風爐用炭將藥煎好，捧放桌上。

月香不肯吃藥，陸書百般哄他，只是搖頭不吃。陸書十分著急，遂自己捧著藥碗先吃了一口，哄著月香吃了兩口，搖頭道：「我真不能吃了，再吃就要吐。」趕著用水漱口。陸書又將冰糖與他過嘴，服侍月香脫了衣服，睡上牀去。陸書坐在牀邊代他抹抹胸口，招招被頭，沒精打采吃了點晚飯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，陸書起來問月香：「你今日可曾好些？」月香道：「今日略覺好些，只是頭暈得很。」陸書正在洗漱，蕭老媽媽子上樓到了房裡，向陸書道：「老爺，我告訴你句話，月相公自從恭喜之後，月事未曾來過。昨日見他嘔吐，莫非是個人病？在我老媽媽子意思，不要胡亂吃藥。」陸書道：「今日將任先生請來，將這話告訴他，看他說可是恭喜不是恭喜。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話說不錯。」下樓去了。陸書隨即著人將任先生請來，就將月香經水未到的話告知。任萬林將脈細細診過道：「今日寒暑稍解，有點積滯未清。再淨餓一日，有了大解就沒事了。若說是喜脈，尚在數十日之間，此時脈尚未現。我兄弟學淺，不敢妄擬，另請高明斟酌。」將昨日原方上荊芥、防風勾去，加了一錢五分半夏，三錢萊菔子。任萬林辭別去了。

陸書又將蕭老媽媽子請上樓來，向他說道：「我看這任先生言語含糊，也分不清是喜脈不是喜脈。此地可有好名醫呢？」

蕭老媽媽子道：「揚州第一名醫，他那姓就奇怪，不在《百家姓》，他姓『光明』的『明』字，名叫明馳遠，也不知看好了多少奇怪怪的症候。去年，南京不曉得什麼武職大官，有位小姐得了膨脹，不知多少醫生未曾醫治得好。差了四個帶白頂的委員，坐了一隻大船到了揚州，將明先生請到南京。到了衙門，這面隔著帳幔代小姐診了脈，請到廳上來開藥方。明先生向那武官說：『小姐不是蟲脹，是恭喜了，是個男胎，已有七個月了。』遂開了一個保胎藥方。那武官聽了不動聲色，請官親、師爺陪著明先生在書房飲宴。那武官拿了一把寶劍走到小姐房裡，不問清白，用劍將小姐肚腹剖開，果然有個四肢長全的男孩。那武官到書房向明先生道：『先生高明之至，拜服。』

』便將剖腹見胎之事告知，明先生唬得魂不附體。那武官道：

『先生不必驚慌。』遂喊家人拿了五百銀子出來相謝，仍差那四個委員坐船將明先生送回揚州。這個名傳揚開去，生意擁擠不開。人家請他看病，藥金跟轎錢封要比別的醫生多著幾倍。

俗語『薦賢不薦醫』，你老爺自己斟酌。」陸書道：「只要他脈理精通，不在乎花多少銀子。你快些著人去將他請來，看他如何說法。」蕭老媽媽子答應下樓，著人去請。直到傍晚時分，明馳遠方才坐轎來到。下轎上樓，陸書〔迎〕接，邀請入坐，老媽獻茶。陸書將月香月事未至，嘔吐頭暈告知，又將任萬林開的藥方與他看過。明馳遠代月香診過脈，向陸書道：「貴相知的寒暑表邪已解，任敵友用的藥並不錯。

若說是恭喜，但凡婦人受胎，一月如滴露，二月似桃花，三月分男女，總要交到三個月，那脈象才分得清白。貴相知尚在四五十日之間，脈尚未現，總宜寒暑自知，飲食均勻，那努力之事，諒來他是不做的，一切小心要緊。」遂在任萬林藥方上寫了「妄加連翹一錢五分」，寫畢，辭別陸書去了。那藥金跟封轎錢，陸書又花用若干。從此陸書心中總疑惑月香是懷了孕了。

趕忙著人將藥配來煎好。正在哄著月香吃了下去，只聽得對過翠琴房裡來一人在那裡喧嚷。此人姓莫名愛，字虛友，父親在日是個弄筆桿子的朋友，寫起數千兩銀子家資，只生莫愛一人同一個女兒。莫愛到了十六歲，他父親就亡故了。無營無業，眠花宿柳，將家產敗得罄盡。虧得有銀錢的時候交結了一班纨绔子弟，因為莫愛善於談笑諛諧，故而在花柳場中離他不得，猶如幫閒一般。從前在進玉樓看見月香尚未改妝，姿色頗佳，心中十分愛慕。知他尚未破瓜，又無錢鈔，只好想想空頭心思罷了。後來弄得無可奈何，將胞妹賣到蘇州，講明身價，莫愛跟去，得了二三百銀子身價。在蘇州嫖興復發，將銀子花用若干，只剩了幾十兩銀子。回到揚州還了些欠債，贖了幾件衣服。

因聽見人談說月香業已梳妝留客。莫愛聽得不勝歡喜，帶了二三兩銀子，興匆匆走來，要想留月香的鑲。有人請在翠琴房裡坐下。翠琴、翠雲總來請叫過了，老媽獻了茶，裝過水煙。

莫愛問道：「你家月相公呢？」翠雲道：「月相公有病睡了。」莫愛立起身來道：「我到對過房裡看看他呢。」翠雲攔住道：「他房裡有客。」莫愛遂生氣道：「好紅相公，老爺來了他假裝有病，不過來請安。既有大病，因何又將客留在房裡？老爺今日定要留他的鑲，叫他快些來！」翠雲道：「莫老爺，你不必生氣，月相公實是有病，他房裡是個熟客，因他有病，在這裡住乾鑲的日子多，是濛鬆雨。你老爺改日請過來罷。」莫愛聽了愈加氣惱，拍著桌子喊道：「什麼三隻眼睛王靈官，混帳忘八蛋留得鑲，我老爺難道沒有錢？」就在腰間取出一個銀包，望桌上一扔，道：「我這不是銀子？今日偏要住鑲！有好老不服氣，快些出來與老爺鬥口氣，不是躲在房裡不出來的。」陸書在月香房裡，聽見對過房中這些語句，不由得無明火發，又不知是個什麼人，說的話句句關礙著自己，十分忍耐不住，就要出去同那人打降。月香才吃了藥下去，見陸書生了氣，軟哈哈的，趕著將陸書膀臂抓住道：「你要出去同他鬥氣，我就一頭撞死。」不肯讓他出房。陸書因月香有病，又怕他閃動胎氣，不便掙脫，也在房裡亂罵。

那進玉樓的外場姓花，因他為人熱鬧，會說笑話，人都喊他花打鼓。在樓下聽見樓上打吵，趕忙上樓，先走進月香房裡，向陸書道：「陸老爺，你老人家不要生氣，在這些玩笑地方，難保沒是非口舌。這個人不曉得是你老爺在這裡，他若是曉得是你老爺，他也不敢放肆。諒必他是吃醉了，等我到對過房裡三言兩句打發他出門。你老爺如此動怒，豈不把月相公急壞了？」

陸書聽他這話，氣才漸平，道：「你快些過去看看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？」

花打鼓答應，走到翠琴房，見翠琴將那個人按著坐在牀邊。

花打鼓近前一看，認得是莫愛，便道：「莫老爺嗎？你老爺許久不到我們這小地方來了，今日是什麼風吹到這裡來玩玩？」

莫愛見是花打鼓，遂道：「你家好紅相公，我老爺帶了銀子來留鑲，連面也不出來一見，瞧不起老爺！他是仗著什麼大玩友的勢力，我倒要會會他呢！」花打鼓道：「莫老爺你說到那裡去了。你老爺平昔那一回來，月相公不來恭維？無奈他今日實是有病，方才吃了藥去睡了。他房裡是他身上一個熟客，在此服侍他的。就是他沒有病，他既有了鑲，他房裡也不能再留你老爺。將心

比心，你老爺在這裡留了鑲，後來又有別的人來要住，你老爺可能讓他呢？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。今日你老爺不知在那個相好的那裡多用了一杯。諸事看我分上，改一日來，包在我身上，代你老爺做媒。與月相公明日玩好了，要大大的謝我呢。」莫愛聽了，微微一笑。花打鼓又拿過水煙袋，要裝水煙與他吃。莫愛站起身來道：「我們再說罷。」花打鼓將桌上銀包遞與莫愛，道：「莫老爺將銀包收好，我送老爺下樓。」又喊樓下人點著火把。莫愛將銀包收起，下了樓來。花打鼓拿著火把送到大門首，將火把遞與莫愛道：「莫老爺好生走，不送你老爺，改一日請過來玩玩。」莫愛接過火把，囔囔咕咕去了。

花打鼓復又上樓，到了月香房裡。陸書道：「那忘八蛋滾了？他姓甚名誰，是個什麼人？」花打鼓道：「陸老爺，大人不記小事，不必追問，由他去罷。」陸書再三追問，花打鼓道：「他叫莫愛，又叫莫虛友，是個無營無業之人。平時同些老爺們來，他就像是個幫閒，俗稱蔑騙的光景。這種不堪的人，你老爺抬抬膀子，讓他過去罷。」陸書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下樓歇息去罷。」花打鼓下樓去了。